

重刻公門果報錄序

公門果報錄

自居易俟命之說不能以豁常人之蔽而談果報者興焉然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見於訓惠迪吉從逆凶見於謨果報之說雖近於計功謀利亦非聖賢所不道也榕江陳文恭公嘗輯在官法戒錄而玉陽朱氏又撮其指要四十餘條爲公門果報錄觀其詞義剴切勸戒昭然雖薰心利欲習慣奸弊者讀之亦如清夜聞鐘當頭棒喝矣本署吏承持舊帙求爲刊行以廣勸導余深爲嘉許是固嚮於爲善之機也乃正告

公門果報錄

序

之曰夫官之與吏雖有尊卑貴賤之殊而其所治之案牘則一而已自古未有大官不法而小官能廉者亦未有上官衙門之吏胥需索舞文而能使州縣衙門之吏胥奉公守法者汝等知州縣之書差藉詞訟以婪贓因刑禁而威嚇良懦受欺冤苦莫訴惡積事敗陰譖難逃亦知上官衙門之書吏樞壓稽延動多需索使彼爲州縣者不能不取小民之脂膏以填奸吏之欲壑豈得獨無殃咎乎如此錄所載廣東藩司吏及三司副使惡胥皆勸戒之已事也雖然民之乘



彝好是懿德凡受中於天者皆有好善惡惡之誠激

發於俄頃無論何衙門使以在官之人行在官之德

日積月累善氣充而福祥至鼎鼎富貴施及子孫爲

善之報豈有爽焉余爲吏等俟之爰書顛末以塞其

請光緒十八年七月頭品頂戴江蘇布政使鄧華熙

原序

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前志言之備矣其中報應之顯
然而神速者惟居官爲最蓋權勢在手喜怒由心作
善則千萬人蒙其福作惡則千萬人罹其禍禍之
及於人者遠故殃祥之報其身者更大至於藉官長
之權勢假官長之喜怒其力亦足以濟人救人陷人
害人者則公門中胥吏也夫爲儒不成而爲吏爲農
工不願而爲胥類多聰明智巧之人其才足以爲善
其勢易於爲惡誠能隨處方便則公門固天堂之徑
公門果報錄

序

三

路也苟或藉勢行權則公門實地獄之門戶也可不
畏哉

江藩榕門陳公有在官法戒一書援引典博考據詳
明計三百八條懇懃爲胥吏苦口幾同宦海慈航但
卷帙浩繁恐胥吏淺學者未能徧覽同盡解也因擇
其中尤切於因果報應者四十餘條名曰公門果報
錄義惟取乎簡明詞無尚乎文飾使觀者一窺目而
報應昭然一問心而毛骨悚然居常則知某人當法
某人當戒臨時則思某事可以利人某事終必害己

翻然勃然易其舞文弄墨作奸犯科之陋習於以濟

人而利物則公門正修行之地較之深山兀坐閉關焚修徒作自了漢者當更高一等矣其造福於地方者甯有窮哉其積德於子孫者又甯有窮哉

玉陽宋楚望題

總論計六條

顏光衷曰古云公門中好修行何也夫公門常常比較時時刑罰其間貧而負累冤而獲罪愚而被欺弱而受制呼天控地無可告訴惟公門人下接民隱上通官情艱苦孤危之時扶持一分勝他人方便十分寬假一次勝他人方便十次若能釋貧解冤教愚扶弱無乘危索驕無因貳酷打無知情枉枉無舞文亂法則一日間可行十數善事積至三十年有數萬善事人當困厄誰不知感神明三尺豈

公門果報錄

一

無保佑自然吉慶日至子孫昌隆如其不然怨毒之財得亦非福也

熊勉菴公門不費錢功德例曰隨時方便

樂得做做

勤人賣兒鬻女錢拋散人家兒女難保自己兒女況此等錢乎錢雖平常不理錢尚且享用不久何不好賺且請想想

不唆人興訟

妄甚至兩敗俱傷

可以唆使乎拔舌之報孽由自作誰能替從不無中生有人必遭飛來橫禍不指撥官長生事假公濟私一味圖利不顧害撥不捺案總爲需求不遂之故豈知多捺一日即矣小民之膏血幾何必令其傾家蕩產乎你雖小施神通而人已大受毒害天道昭昭決不放飄

不妄引重律。性命所關，宜開生路。牌票照詳字眼，不改輕爲

重。此大抵以索賄不得，憤激而然。宜顧顧自家社倅，不嚇詐鄉愚。鄉民山

神明，卻不許其抵賴。不生枝節提人。一夫到案，合家不論，你嚇誰

盜賊報讐家。如此作為者，其人必不得好死。以其心腸忒毒，故也不唆

雜人。違著一張快嘴，自鳴得大積德，亦最壞。若要自積陰陽，不可錯過。不敢人體面，留他人

餘地，不受買囑，妄加鎖錮。恐防惹出大事，須顧顧前後。易作導

腿，隨手方便。皂班樂得做做，不逼病人婦女到官。往往關係

下死煞字語。筆下超生，杖笞不聚一處。不杖人

腿，隨手方便。皂班樂得做做，不逼病人婦女到官。往往關係

公門果報錄

二

不壞人功名性命。將心比心，不離人骨肉。最傷

不幸連鄰右。可憐鄉愚無毒，你要想錢便不顧他性命。體恤獄囚，極大

已赦罪犯，勿復提起。已沐皇恩，你偏

多發達也。批迴請速發，解到請速審。總督

屬曖昧，或關閭門，苟稍可緩止，切勿送僉。此係最

再混徵。是謂欺旨。水旱請官早報，設法賑濟。全活多人，

予子孫所以

批迴請速發，解到請速審。總督

害告示。淹溺兒女，花鼓淫戲及戲班中奸演小戲。

最爲風俗人心大害。第一須嚴禁，若能嚴

行究辦。陰功極大。子孫必科甲連綿。他如酒書小

說春冊，淫畫，逼離，擔婦，開賭窩匪，宰殺牛犬，捕蛙

建橋梁，修街渠，總屬有利地方。積德不嫌多也。

不私拷賊匪。不妄拏窩家。牌票不濫填姓名。

株累良民富戶。不苛虐獄囚。苦憚子人能寬他幾

失節事，無論貴賤，必爲辨解。全人名節，陰功極大。

爲不甚關係，而坐視其被污名也。

輕傳劣跡，惡款，表揚節孝，功德無量。故凡遇苦

辦，或請申詳上憲咨部請旌，或爲建坊，或給匾額，總期表揚幽潛，不使埋沒。使地方有所觀感，此等處代用錢文，比尋常好事，不可錯過。

不因無錢狠刑，勿私加十倍。有心者不可錯過。

三

公門果報錄

打。

唐翼修曰：凡爲公門胥役者，其處心積慮，大約與屠

戶相似。初未嘗不具慈悲心，積久便成殺機。習慣

若自然矣。故初入衙門，尙知顧忌。到多年，便成狡猾。

良心漸滅殆盡。又有自家尙是好人，大眾交誦，竟墮惡道者，蓋平日狐假虎威，自謂豪傑作用，欣

欣自得，不知積孽多端，不惟自身受害，且禍及後代。試觀近日害人過多，索詐恐嚇，爲鄉邑所側目。

一旦身罹法網，懊悔無及。雖日誦經禮識，亦無救

於萬一矣。古云：明有王法，幽有鬼神。思之，思之。孫可菴曰：衙門中人見利不顧生死，一得寵，則不計利害。官若假以詞色，便到處騙人。其門如市，假勢橫行，四民畏之如虎。凡有身家者，俱禮爲上賓。大家宦族亦畏若蛇蝎，而若輩揚揚自得。目中且不知有天日。又烏知有法紀？士民切齒，人言鼎沸，一朝罹法，身家盡粉矣。

陳公榕門曰：鄉里愚民初入官衙，心膽墮地，舉目無

親。此時出一言以相寬慰，不啻春風旭日，所全實

公門果報錄

四

多。此吏胥等不費之惠也。無如公門習氣，慣爲恐嚇，之態在已，未必有益，而於人大有所損。且至釀成人命，可不慎哉。

又曰：託業在是，必謂一錢不取，誠有所難。但取之有道，須是於理無害於心可安者，方不損陰德。若一味貪婪，特威嚇詐，但知肥己身家，全不顧人死活。使罪惡如山，禍延妻子，孰得孰失？吾願執役公門者，熟思而審處之也。

法錄 計二十條

王藻，瀘川人，爲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之，因遣婢餽

豬蹄十隻，及歸，詭之云：送二十隻。藻怒，酷掠其婢。

婢誣服，妻告之，故因曰：君日持錢歸，我意必鬻獄而得。姑以婢事試之。刑威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

切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矍然大悟。因題壁曰：枷鎖追求，只爲金轉增冤債；幾何深從今不願爲刀筆。放下歸來遊竹林，卽乘家學道。後賜號保合真人。

明上元縣皂頭李中美，存心仁恕，好行方便。嘗曰：

公門果報錄

五

門好修行，與刑房朱某相好。勸朱曰：本官親信你，若不行方便，是錯過了好機會。朱歎曰：我尙知文義，似汝一字不識，竟能道此？我實心服。二人遂聯爲子女戚，相勉行善。後朱之子年二十，成進士。李之孫年十八，登鄉薦科。一行方便，便換得子孫累世世人。只知做人的便宜，此等便宜事，卻不肯做。真癡極也。

黃鏞爲試官，閱某卷，黜落。夢一老嫗，言其夫曾爲刑吏，嘗活二罪囚。有此陰功，故上帝敕吾孫當預鄉薦。今其卷已擱在案上矣。早起，卷果在案。弔後二

場看論策果佳。因取充數及揭曉視之亦甚平平。

科甲原只要陰德不關文字

姚時可爲獄吏。有張邦昌之族弟某坐謀逆黨被逮。與家屬同入獄中。張囑姚曰。吾自分必死。有藏金在某室中。君往取之。煩爲密買毒藥。俟命下卽與家屬共引決。以後事託君。姚慰之曰。朝廷仁政尙寬。當爲公探消息。果不可免。徐爲此計未晚。後張竟以不與謀獲免。深感姚全活之恩。以百金餽之。拒不受。是時姚未有子。後連生八子。皆有才名。廷

公門果報錄

六

兌一讓相繼登第。廷昂一夔悉爲名士。此不乘危也。

索取之善

報

梵公宋時爲邑皂隸。邑令酷刑。杖人見血流方止。公

用葱貯血匿杖中。杖易見血。受杖者多得全活。一

日令見公行不履地。詢知其陰德。亦爲感化。梵公

憚。皂隸不爲修煉山中。仙去。不過存心仁厚。便爲神仙。神仙也。不是難

不肯做凡人

何比干字少卿。爲汝陰縣獄吏。每稟請邑令。從重減輕。從輕減免。所活數百人。後爲丹陽縣尉。多方矜

恤。獄無冤囚。人稱爲何父。後家居時。有老嫗來避雨。於懷中出一菜。凡九百餘葉。謂比干曰。君家世有陰德。又治獄平恕。子孫佩印綬者如此數。言畢。老嫗忽不見。後子孫累世科甲爵祿顯榮。一如老嫗所言。真便竟能無眼熱。無柰世人見他人得錢便眼熱。見他人好報。反不知眼熱。何哉。

張慶汴梁人。爲省司獄。矜慎自持。每日親掃獄舍。暑月尤勤。每戒其屬曰。人至犯法。甚屬可矜。況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加矜恤。則罪人何所倚賴。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因有受枉者。爲之緩詞。請釋。

公門果報錄

七

遇重囚就戮。爲之茹齋。一月一日。妻病已歿。復甦。

慶年八十二。無疾而終。六子皆顯。

司獄之吏。積德黃顯。只須照樣施行。不是難事。只要費點心力耳。

嘉善縣支立之父爲刑房。有囚無辜。陷重辟。支哀之。

欲求其生。因語妻曰。支公美意。明日延至家。汝以

身事之。彼或有意。則我可生也。妻泣而從命。及至

家。妻自出勸酒。具告夫意。支堅卻之。終爲盡力保

全。囚出獄。夫妻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尙未有子。吾有弱女。願爲箕帚妾。此則禮之可通者。支爲

備禮聘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立生高生祿。

皆貢爲博學祿生大倫登第御色最是陰德忍一時之忿卽換得一箇翰林兒子何等適意。

徐熙爲成都吏。運使李之繩專掩骼埋齒。卽收埋枯骨積

至千萬。熙代效勤勞。歷久不倦。有金華街王生死而復甦。述見冥官曰。上帝嘉李之繩德。葬枯骨。注籍顯宦。徐熙襄力著勞。與一子及第。後李公三任御史中丞。熙子果及第。

豫章大荒。新建縣一鄉民甚窘。止存一水桶賣銀三

公門果報錄

八

分。乃以二分買米。一分買碓。將與妻子共一飽而死。炊方熟。會縣差至門索丁錢。饑求一飯。辭以無入廚見飯。責其欺。民搖手曰。此非汝所食。因涕泣告以故。差悉傾其飯而埋之。曰。爾何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可取來以延數日。民感其意。隨之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必官銀誤置其中。他救我死。我安忍害之。持金送還。差曰。吾亦貧人。安得此銀。殆天以賜汝。彼此固讓。乃各分其半。兩家由此至富。此縣差真君子也。惜忘其姓名

楊旬爲夔州府吏。子椿年二十四。大魁天下。太守命

旬解職。旬曰。念旬爲書吏四十年。家無餘資。惟留下三箇慳囊。乞取來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大

錢。第二箇有四千餘文中錢。第三箇有萬餘小錢。太守問故。曰。每論獄。因遇有入輕爲重者。從死罪請改流罪。卽投一大錢。從流罪請改杖罪。卽投一中樣錢。從杖罪改放。便投一小錢。今日旬男中天下都魁。皆此慳囊所積也。安敢舍公門而自放逸哉。這個人慳囊。便要捨好。無柰世人都所守的慳囊。大異乎是。

公門果報錄

九

餘杭蔣嘉家貧爲郡吏。藉以養親。事祖母繼母至孝。人以冤苦。投無不解救。成化二年。一夕暴卒。至廣庭中。見主者呼曰。汝壽當終。念汝事親純孝。篤性懇至。況復公門積德。許回生增壽三紀。夫公門案牘。奉公守法。勿以賂賄。未得罷而不行。勿舞文弄法。乘威嚇。許加意苛求。勿圖報。勿辭難。勿始勤。終怠。耐心委曲。成就而後止。若力量不能。亦要勤勤懇懃。使寸心無愧。蓋拯彼患難。全彼身命。救一命。活一家。不特一人所關。實其祖宗父母相延之興。

廢也。況鍾九載黃堂。政治丕顯。徐晞財色不苟。濟困扶危。厯官二品。楊旬減囚積德。子奪大魁。皆案牘中所爲。得此顯榮特報。則而效之。福祿不爽。嘉既甦。以此言錄於廳事。其後濟人益力。由吏曹辦事。得陶文襄之舉。厯官憲副。子儼登第。傳鄉舉。僖

名儒嘉壽自百歲。爲子能盡孝。已是第一等人。況子而不知積德者。積善那。然天下未有孝德正所以爲孝也。德

徐晞江陰人在縣三考。皆兵房有成。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貧無可餽。具酒食令妻勸觴。而出避

公門果報錄

十

顧芳宏治初年爲太倉吏典。凡送迎官府。停泊於城外。賣餅江濱。家後溶爲盜所誣。下獄。芳令盜辨其冤。遂得釋。溶以貧不能報。願將十七歲女送芳爲妾。芳固卻之。不可得。暫留月餘。使妻具禮送還之。

公門果報錄

十一

後江溶益窘。鬻女於商。又數年。芳考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侍郎他往。芳偶坐堂檻下。聞夫人出。趨避。夫人猶識其貌。使婢問曰。君得非太

倉顧提控乎。

明制一品衙門

顧曰。然。夫人跪而拜

曰。是吾恩主也。吾受君子賜。復賴某商以女相畜。嫁充相公側室。尋繼正室。今天幸相逢。當爲相公言之。侍郎歸。乃備陳首末。侍郎曰。仁人也。上其事

於朝。孝宗稱歎。命查何部缺官。遂授禮部主事。生三子。皆中高第。享年百歲。不厭良爲感。何等探哉。

商輅之父。爲嚴州府吏。平生周急救危。容過憫孤。積善好施。人多稱其隱德。在吏舍嘗勸羣吏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諸縣囚解府者。必委曲申救。多

哉。

宦。此與文立父事出一轍。皆以御色而得速報。萬惡淫爲首。則御色爲第一善事也。其得善報也

楊自懲鄧縣人初爲縣吏存心仁厚令好苛刻自懲常爲寬解不使含冤日久令大信任家甚貧囚人無食者撤己食濟之令嘗怒笞一人自懲從旁請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何況於怒令爲

糴顏生子守陳吏部侍郎守陞吏部尚書孫茂元

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俱以名節顯至今科第

不絕世代科第

不羨慕

黃歲王思敏爲縣刑房有被盜誣者王心知其枉力

言於令獲釋後以三考爲泰州判官歲大水巡方

公門果報錄

三

御史至敏具僨民冊求賑御史弗許敏抱冊投水

御史急令人救之允所請後丁憂歸卜葬地見一

處形勢甚美忽遇前被誣者曰此非王恩人乎何

以至此告以謀地故卽指其處曰此我家山也吾

荷再生之恩豈惜此一塊土乎遂遷葬焉

實心辨
不得巧報者天道
杠未有

官刑部尚書廷棟官翰林至今科第聯綿

賑濟飢荒更是
大好積德機命

萬曆戊戌狀元趙秉忠之父作邑吏有應襲指揮繫

冤獄趙力出之指揮感無以報請以女爲妾趙搖手曰此名家女使不得指揮強之又曰使不得使不得後其子鄉薦赴會試途中有拊其輿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是科果及第歸語其父父太息曰

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何神明之告爾也家女便不得六箇字便換一個狀元真便宜矣要想狀元遇女色處切不可自誤。

潘奎爲府吏慈心濟人太守嚴厲胥吏無敢啟口有

土豪強暴誣陷多人賄諸役熾煉人莫敢辨一日

審錄退堂奎伏地爲諸囚白冤並數土豪不法事

公門果報錄

三

甚詳守覆訊得實悉放諸囚捕豪下獄後奎於吏

舍生子守夢諸神騎乘鼓吹送一兒至吏舍醒而

念曰有德者必昌後是潘奎家也潘果生子守月

給粟周之其子卽尚書恩也

廣東藩司書吏張裘以公過爲藩司陳選所革後陳

與太監韋眷訐奏眷誣陳貪婪詔御史李行等訊

之眷意裘必恨選引以爲證裘堅執不從拷掠終

無異詞選病死裘爲訟冤曰臣本小吏詐誤觸法

被選革黜實臣自取韋眷意臣必恨選厚賂唆臣

臣雖胥役。敢昧素心。眷知臣不可誘。嗾行等逮臣審訊。拷掠彌月。臣忍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脣語。文致其罪。選故剛直。不堪屈辱。憤懣櫻病。行等幸其殞身。阻其醫療。畢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如此。臣擅黜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含屈。而爲聖朝累也。書雖不報。天下高其義。凡胥吏於官府去任後。不免視若路人。其偶被責革者。必摘其短而飛誣之。小人隨時炎涼之態。豈復有是非公論耶。附錄此條。爲書吏之忘。

公門果報錄

十四

德念怨者勒。

忘德念怨。天所最怒。人

壽幾何。苦上犯天怒。

戒錄計二十四條

隋大業中。有京兆獄卒。酷暴諸囚。囚不堪其苦。而獄

卒以爲戲樂。後生一子。頤下肩上有若肉枷。無頸。

數歲不能行而死。

到那時。遮掩不得。

劉自然。泰州人。天祐中爲吏。笞義軍案。因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城。紀縣百姓黃知感。名在籍中。自然聞其妻有美髮。欲之。誘知感曰。能致妻髮。卽免是行。知感歸。語其妻。妻曰。我以弱質託君。髮可再

生。人死永訣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爲言訖。剪之。知感痛慙。送於自然。後竟不免戍役。尋歿於陣。是歲。自然亦死。後黃家驢產一駒。在脇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達於郡守。郡守召自然妻子識認。其子曰。某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飽啖。卽父也。驢遂飲酒數升。啖肉數片。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以百千贖之。黃妻不納。日加鞭撻。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子亦慚恨而死。

爲驗者不少。特不若此之顯明耳。

公門果報錄

十五

唐有一吏。貸單吏吳宗嗣錢二十萬。不還逾年。宗嗣忽見此吏衣白來。潛入廄中。俄而馬生白駒。問其

家。吏正以是日死也。駒長賣之。適合所欠之數。

不還。尚要如此償報。

況勒索非理之錢乎。

元符中。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於村墅。閱四十

日不歸。三人妻訴於郡守。守責尉。尉詭曰。有盜已

得其窟穴。遣三人往伺。久而不反。是殆斃於賊乎。願自往捕。久之無以復命。適見四鄉民耕於野。從吏持二萬錢買之。使詐爲盜。曰。他日案成。不過受

責數十耳。四人許諾。遂縛詣縣。送府。黃司理治之。

獄成。將擇日赴市。黃念四人無凶狀。詰得其實。欲

出之。郡守不允。強黃書押。黃慨諾得其實。當以去

所以不免於三年。後血病而死也。

四人遂死。越二日。有皂衣持票

抑縣吏二人。追院中二吏。同時四吏暴死。又數日

攝令死。尉亦死。郡守旋中風死。一日黃見四囚拜

曰。某等枉死。上帝並欲逮公。某等感公意。哀求四
十九日。始蒙許。遲三年及期。黃果見四人復至。遂

洞泄血痢而死。良民可容。存杜害者。

公門果報錄

六

陳貫爲三司副使。惡一胥狡猾。欲逐之。胥奉事彌謹。
歲餘。並無壞事。貫亦竟善待之。貫偶宴客。付錢令
辦胥。明日攜十歲女賣於東華門。揚言曰。陳副使
請客。所需十未付。一今不得已賣此女也。因密結
遷者。使聞於內。貫以此罷官。後胥惡死滅門。作爲
必自家。必然受害乎。

潤州一監征官。與胥共盜官錢。而藏之胥家。約以官
滿日。分半以歸。胥僞許之。旣去官。不與一錢。監征
官不敢索。悒悒渡揚子江。竟死於揚州。胥得全賄。

遂富。告歸。買田宅。是年妻孕。如見監征塞帷而入。
卽生子甚慧。長喜讀書。二十歲登第。胥大喜。盡鬻
其產。挈家至京師。其子復調官南下。漸匱乏。至中
途。子病。罄所餘召醫。及維揚而死。胥無所歸。旅寓
貧困。無聊亦死。

廬陵法曹吏。嘗劾一僧致死。其獄上州。時妻女在家。
忽見二青衣卒。手執文書。自廚中出。謂其妻曰。語
爾夫毋枉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怪流汗。視其
門。扃閉如故。吏歸。妻女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將竊

公門果報錄

七

其案已無及矣。竟殺僧。後旬日。吏遇僧於途。遂死。
陷人於死。要想。到索命時節。

黃鑑。蘇州人。其父善舞文。起減詞訟。蕩人家產。晚生
鑑。登正統壬戌進士。以青年美才。獲寵眷。爲近侍。
蘇人咸曰。父事刀筆。而子若此。有何天理耶。景泰
開寵渥益甚。後駕自北還。禁錮南宮。及復位。以舊
恩待鑑。陞大理少卿。朝夕召見。一日上御內閣。露
一本角。微風颶之。命取以觀。乃鑑所進禁錮疏也。
上怒曰。不意鑑之奸乃至此。急召鑑至。擲木視之。

鑑連呼萬死伏誅。遂夷族。貴顯者然則世之爲惡而竟得後事發其同輩俱充軍月湖狡辨止問徒後死於驛中一子行衛少年能文後忽狂醉窩盜或告之官官初猶未信鄰里共證之乃死於獄無嗣婦與盜通流落街市爲乞匄眾共指爲孽報云

施汴廬州人爲營田吏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田主

退爲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死其田主家生一牛腹有白毛方數寸既長漸斑駁不逾年生施汴二

公門果報錄

六

字點畫無缺道士邵修嘿親見之特勢欺民一時不得意到做不苦惱

秀州書吏陸某有囚當杖受勢家厚賄因誘官坐重法死囚魂常隨陸不去每陰雨囚鬼輒立於前陸曰汝且去我來不數月嘔血死

米信夫浙西人爲縣吏柔狡便捷里有大家兒第二人以父死紛爭因唆其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抑鬱而死米由是富者二十餘年至元戊寅遭謀逆案牽連到邑見吏儼如其弟抑令

承招忿而訟吏於府見府吏儼如其兄抑令承招遂與其妻及子女八人俱死於獄奇哉怪哉爲惡之報竟如是哉永福縣吏薛某專攻嚇詐虛捏狀詞以此致富一日延道士鄭法林建醮鄭伏而起曰上帝批家付火司人付水司已而家室灰燼薛渡江溺死予以盜敗女爲娼恃刀筆而架虛害人者可以鑑矣

池州邵道爲郡皂隸索取財物滿意則喜不滿意則

拳毆之行杖則極力施刑斃杖下者不一後得異病手足瘡痍遍體腫決如板痕糜爛痛不可言因

公門果報錄

七

自呼曰善惡終有報橋南看邵道卒至皮肉俱盡

僅餘骨存而後氣絕

青浦有一貧民賣得布銀二兩四錢中路遺失同路一金姓拾得金爲縣差貧民苦求不還金反以催糧銀在身爲名將貧民毒毆貧民合家生計無出往城隍廟哭訴神前其夜金姓鄰人聞金家有鎖練聲明日金不敢門開視則金已跪在牀下死矣銀猶在牀側神明赫赫可畏廣東小吏丁宗臣賦性刻薄遇貧困則窘辱之遇急

難則傾陷之。生平所爲無一善狀。五子一聾一跛。一瞎一癱。一兩手反背。飲食需人。親戚朋友見宗臣皆以爲不祥。不與爲禮。晚年罷職困悴。乞匄而死。眼前受報。

湖廣盛某爲縣刑吏。素性險惡。人號黑心。欲造樓堂。

圖張姓地。基密令大盜誣張。張死於獄。妻將地售。盛樓成得一子。六歲尙不能言。一日盛在樓中。其子匍匐而至。盛曰。吾爲子孫計。故設此謀。今爾如爲子孫計者。竟被此愚姦。柰何。其子忽厲聲作色曰。爾何苦如此。吾

公門果報錄

平

卽張某也。爾以無辜殺我。圖我之地。我來此正圖

報耳。盛大驚倒地。七孔流血而死。子費盡財產亦死。子孫嚇死。奇極。

明張恭素習刀筆。尤工剝民之術。凡官長至。輒教之計逃去。時四野無雲。忽爲暴雷震死。五臟如剖。怒天得否。容你逃

刑吏吳遇。爲司理。朱若水所寵。每民間利弊。輒乘間言之。先以正論買木官之心。凡理有不直者。納賄於遇。遇故

作無心之言。以聾若水。能使直者曲。而曲者直。後朱罷任。遇更入爲臬掾。臬司王公察其弊。責懲下獄。鄉里受其害者。爭赴王公控告。吳憂憤成疾。一日病憤。自嚼其舌。及臨審時。已不能言。但唯唯承認而已。遂杖殺之。平日能言善辯。到此竟不得開口。可憐。

何應元爲蘇州府吏。生子名紳。方四歲。乳母自外家抱歸。夜過凌家山。忽見人馬燈火。自北而來。轉報曰。何爺過此。於是人馬燈火。避途而去。乳母歸述其事。應元以其子必貴。年十七。忽雙瞽。應元恨甚。

公門果報錄

平

聞直塘道士能召神。因請禱。神附乩書曰。汝子本應科第。但汝作吏。受人賄。造款單。陷人於獄。天絕爾嗣。此子將生有德之家矣。未幾紳死。

富陽獄吏凌華。有相者謂曰。汝貴相非常。當爲顯官。一切不可作弊。然華秉性酷虐。常於獄中凌虐罪人。逼取財利。並不以相士之言爲意。數年來。絕無改悔之心。一夕夢至官衙。主者命人鑿換其骨。醒尙痛楚。華是年四十歲。忽然手足酸麻。少頃。遇身寒戰。眷屬視之。面容頓改。華亦自知從前造惡多端。

今骨體已易悔無及矣。臥病兩月方愈。愈後見人皆不識其面。迨至年餘。華所舊識皆目睹已遍。傳奇已過。仍渾身寒戰而死。不信相者之言。任意作爲。致受換骨之苦。或有能力改前非。雖未必能爲顯官。或稍延年命。亦未可知。乃以悔無及矣。自解直其仍寒戰而死也。華亭蟲吏陳某者。貪財勒索。嘗帶一便袋。每事卽納其中。旣死。其家人夢曰。我已在湖州歇山寺爲犬。家人驚慘。至寺問之。大聞家人至。急避僧榻下。意若羞愧。那有面見人。家人竟不得見而去。僧語大曰。陳相公。你家人去矣。卽搖尾而出。腹下垂一物。狀若

壬

公門果報錄

壬

便袋。上下有皮條。周市繫腹。隱隱可辨。豈尙欲納助其中耶。

夏資深好爲人作狀。藏機設罝。連相結。雖已兩悔。而猶牽制之。不得息。後窮子無依。怨家逐之。行乞他境。刀筆者若貪利。無厭勢必至此。

順治九年江甯人劉某爲某衙門差役。與其兄同往江北拘人。拘到官審畢。將本犯問罪收禁。須十餘金可贖罪放歸。本犯與劉差云。吾尙有一女可賣汝。可爲我一行。劉卽過江與其妻商議。妻頗有色。

劉欲姦之。妻以夫之性命。賴其扶持。勉從之。此事報說。況得金。報事乎。隨賣女得二十金。盡付之爲贖罪。使用之費。劉持金歸。與其兄瓜分。不與本犯交納。本犯之妻。以爲銀交官。夫可計日歸也。候數日無音耗。託一族人來探。因爲本犯備言其故。本犯一慟而死。旬日劉差寒熱交攻。自言某人在東嶽告我。卽刻要審。伏席哀號。連稱該死。又云以我慣說謊。要將鐵鈎鉤我舌頭。須臾舌頭伸出數寸。一嚼粉碎。血肉淋漓而死。現前惡報。諸人看看。

原跋

曩見相國陳榕門先生在官法戒錄詞詳意盡真足爲暮鼓晨鐘竊欲就其中之尤切於果報者節刊勸世而未遑也夫爲善不必福猶當爲善爲惡不必禍終不可爲惡況天地神祇昭布森列其果報有毫髮不爽者哉古來掾吏之後登巍科受顯秩者正復不少而子孫之流爲不可問者爲尤多此無他胥吏與官民上下相接造福固易而作惡亦易特無人焉指其迷斯習於殘忍罔知顧忌耳癸亥冬余筮仕漣水

公門果報錄

跋

題

檢得公門修行錄一卷乃玉陽宋公守常州時刊本即在官法戒錄中所節取者條列不繁勸懲已具洵善本也茲恐尙未廣行復刊訂多本分給庶人執一編耳濡目染知果報之非誣且願與同寅諸君偏爲流布以繼公善世之心爲公門修德之一助云淮安府安東縣知縣韓城師承祖跋

續錄

計九條

順治癸卯秋七月進士盧絃任蘇常鎮督糧道參政會有屬邑解到餉銀二百四十餘兩絃偶臥病未及歸咎付該管漕糧掾張瑞昌暫存笥中隨奉遣往郡越三日歸啟囊視之已蕩然失所在矣驚詢守宅人咸謂曾啟戶而入者張僕吳勤也獨臥於戶側者曹僕陳美也隨發捕員訊究之挾掠備至竟夕未得情次日又窮詰至再終不得張掾訴之於城隍又訴之於南莊五仙十七日五仙忽附

公門果報錄

續錄

題

乩突入署週迴環繞視之竟無言而出少頃同房掾曹璘者正冠伏枕忽厲聲疾呼曰喚張瑞昌來眾往視之乃五仙語也怪極昌至卽與語曰爾失銀乃曹璘之僕陸賢盜去璘實不知也賢於初十日丑時盜銀持歸欲以授伊父將銀百兩置諸大門靠櫈適璘父出賢倉皇卻走時有菜傭吳茂歇涼戶外竊窺乘間入爭以歸詎意非所有甫至家母暴卒幼孩亦以痘殞而吳茂且患疫相繼以歿矣總以取不義之財故死亡相踵也其五十兩一

封又家人竊見分散已不可追。又九十兩現藏樓

下牀底可令曹璘押陸賢歸速取之。

陽世事陰司卻記得明明

白白一眾鬨然欲將陸賢究詒又厲聲曰勿加刑

毫不差

小孩子吃饭且不知饑飽作此歹事自有報應我

因此事難明來一剖判也可打轎去多拜上大參

公言畢曹乃睡少間復作土語者云吾姓沈本縣

人乃城隍西班牙南莊移會我主特奉差來查此

銀已換桑皮紙包亟往取之不可遲今我弟兄們

雖做城隍皂隸所好亦不過杯中而已。

鬼皂索酒更奇怪

公門果報錄

續錄

卷

曹遂甦茫然不知所以眾述以告曹心竊不平乃

挑燈作揭亦欲訴之於神仍疑眾爲有意相詆也

次早起欲謁廟後方領賢歸取銀以白誣罔忽又

伏枕呼曰吾乃城隍也爲昨事往拜南莊道經此

見曹璘方臥榻借他來說一明白

一客不煩二主都要借口說明

奇這銀子是陸賢偷去無辭曹璘並不知也卽吳

勤陳美御是一段因果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前三世陸賢

是毛家丫鬟而陳美乃廝役也毛家將銀十三兩

三錢置之桌上下廝盜去害了鬟逼打至十九歲

了養身死因孽重一世變豬二世變狗吳勤不應

將大棍擊之又將滾水泡之所以有此一棒擊報

原來是前世的冤孽陳美孽輕今所受不過弔打吳勤孽重

倍受極刑卽張瑞昌亦因前世欠伊銀一百二十

兩今不應失去銀一百五十兩多了三十兩俱令

其擔承若再追賠則冤冤相報無已時矣故令陳

美吳勤與之說明從此各消怨恨可也又喚孫瑞

陳天霖說你眾人前有稟單昨晚差皂隸沈卿來

此查察見曹璘又寫一單說你兩人冤他曹璘速

公門果報錄

續錄

卷

取單來果於箱中取出兩掾訴稱口述南莊之言

並無冤他言語隨令判官取筆消此一椿公案又

云曹璘你妻奉齋並兒女某某與他何干都寫在

單上存銀九十兩陸賢藏之牀下上將瓦蓋昨晚

使女取炭又竊去三兩止存八十七兩可速歸取

之遲則又散矣

頃刻事神明已知天下更有一事可以瞞得天地總是因果

中人幽冥之中纖毫不爽陸賢自有報應今不必計較也至大參公乃忠直好官祇因憂鬱致有

此恙亦虧他平素持齋從今亦漸霍然矣又囑付

眾掾在公門中正好行方便做好人。凡人行不好
的事害了人不必實有是事只一起了念頭便是

作惡了。有孫掾因喪子請神問天死係何孽緣後
尙可得子否。神告之云死的那裏是你兒子乃是

僧人轉劫耳。你前生爲娼妓勾引此僧奸宿耗其
資財故有此報。凡人有子無子皆是前因。神將手
自指心窩畫云若要求兒子也不難只是這點不
壞便有了。原來只要如此言畢而去。眾許酬謝。神
云我乃一縣之主豈詹詹爲飲食之故。方是正神說話無柰

近世師巫動輒以正神非誕妄之至。因見你等至誠來此說一
明白耳。我今回縣矣。曹乃醒。眾皆驚愕。次日卽
歸從牀下索之果於瓦下得一封。先開視俱是聖
塊。曹益憤然。未至縣二十里忽見有紅衣人語云
但將去見盧老爺自然明白。持至署啟封視之銀
也。較兌果八十七兩。事載大參公四照堂集。彭彭
可考。丙午九月大參公於維揚舟次曾面述之。且
言五仙之入署也。余時因臥病局中門五仙云我
與大參公品級平等須開中門。豈可從角門進遂

啟中門而入。至縣城隍神則竟未啟中門。得無卽
由角門而入耶。

嘉慶間福建廖某曾充縣吏。遇邑有饑民滋事案株
累百人。某託爲失火。將全案燒燬。救人無算。某以
失慎獲戾。其子鴻荃由翰林官至尚書。鴻藻。鴻苞
皆爲道府。其餘兩子亦登科第。

道光年間常州府吏陸喜齡存心忠厚。遇事爲人周
旋。其子陸忠。登道光甲午科舉人。其時來任太守
者往往遇其同科。見封翁以年家子禮待之。封翁

公門果報錄

續錄

癸

索祭豈非誕妄之至。因見你等至誠來此說一

明白耳。我今回縣矣。曹乃醒。眾皆驚愕。次日卽
歸從牀下索之果於瓦下得一封。先開視俱是聖
塊。曹益憤然。未至縣二十里忽見有紅衣人語云

吳興某大中丞之先世有爲刑杖手者。雖賤役而居
心忠厚。以濟人利物爲念。常謂同儕曰。公門裏面
好修行。吾輩在公門中不爲善。便如入寶山空手
回。以是凡遇鄉民之訟者。多爲之調解勸息。其貧
而理直者尤力護之。每夕輒以刑杖置便桶中。以

公門果報錄

續錄

壬

淡如也。忠現任鹽城縣教諭。

又常州府吏費隆大。遇江陰饑民滋事案。亦託爲失
火。獲全無算。其子莘。由副貢官至監司。孫開綏。由
翰林官至方伯。

小便可以去淤生新。浸久雖杖至血肉狼籍。不致糜爛。時有鄧太守者。嚴酷杖人。不見血不止。用是全活甚眾。同儕化之。亦多戢其貪戾。翁有子失其名。幼卽敏悟。好讀書。嘗自墮中歸。誤衝太守道。爲前驅所執。太守見其幼。呵而釋之。歸卽發憤曰。安見吾他日不爲太守耶。翁笑曰。兒癡矣。我爲隸爾能應試爲太守耶。子雖不敢辯。然讀益勤。及長文名藉甚。郡紳多愛重之。翁又素長者。平日極敬禮斯文。以故三學諸生。非但無與爲難。且爭促翁令

尋

食衣服十省一焉。足救千命矣。若得數人共結一會。申明當事。置一空屋。積草薦其中。以留貧病者。使免風飧水宿之患。則調養易愈。而夭札者少矣。蓋人當病時。調護失宜。吹風暴露。空乏憂危。豈有再生之理。試設身處此。痛苦何如。何惜損太倉一粒。不以惠此耶。且均是人耳。我輩若託生非地。便是這等樣子。幸得自足。又欲享豐席盛。爲子孫長久計。而眼前濟人一錢不捨。不知水火盜賊。疾病橫災。皆能令家業頓盡。小小福分。亦是天地庇之。

續錄

公門果報錄

續錄

三

其子赴試。翁不得已而從之一試。後卽補弟子員。後由甲榜仕至某官。數傳卽大中丞。及其弟方伯。翁累封至榮祿大夫。至今簪纓不絕。稱世族焉。本

花誌

迪吉錄云。凡救性命。所損無幾。特飽煖者。不知餓寒之苦。匱者緣餓得病。病不能求乞。則愈餓愈病。此不過三四升米。調護之。累日便有生意。或乘其菜色。將病時早救尤妙。在富人過宿之一費。足救十命矣。師巫一禱賽之費。足救百命矣。千金之子。飲

豈一吝嗇能致然哉。一旦無常。祇供子孫酒色賭蕩之資。何如積德。邀庇於天。之爲厚也。此理至明。直不思量到耳。此會所費無多。結亦不難。眼前功德宜急做。切勿錯過。

高忠憲云。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而濟人不在大費已財。但以方便存心。殘羹賸飯。亦可救饑。敝衣敗絮。亦可禦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餽贈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爲善中一大功課。○羅惟德在甯

國時。一日向劉寅喜動顏色曰。今日一大快事。寅問何事。曰。近貧宗族有數十人。以饑荒遠來乞周庇。所有積蓄施散幾盡。家大人以上及諸眷屬無一人阻撓者。爲是暢然耳。○興化韓樂吾家貧。遇荒年。典賣俱盡。止有米二升半。有友絕食兩日。告於韓。韓欲分半與之。妻曰。明日何以自給。韓曰。留之不過遲死一日耳。他死在今日。我尙可遲一日。何忍坐視。竟分與之。夜夢神曰。爾忘已救人。上帝喜賜爾金一窖。在某處。明日往鋤。果得金一窖。遂

公門東報錄

續錄

三

成富室。○今人好圖利。暗算刻剝。勒索誘騙。雖明

知喪其良心而不顧。而世有自然之利。又有不怨之利。偏無人要取。何哉。所謂自然者。多積陰功。諸福自至。這一種利。是收之於天。盡力農事。加倍收入。這一種利。是取之於地。教子積善。後嗣昌大。這一種利。是取之於人。此三利正大光明。而人偏不要取。反取那多怨多爭之利。真大愚也。

暗室燈云。武岡州有一周姓者。衣食稍足。族寡丁弱。居舒楊兩大族之中。是年歲荒冬寒。舒姓有乞兒。

凍死郊外。距周宅半里餘。周夜臥不知。天明舒姓見之。乃約匪徒以人命圖詐。將報官。周懼。賄金五十兩求息。十六人共分之。而地方無賴。未得分者。又率眾偕來。恫嚇要金幾百兩。周無柰。往請關帝聖像。供於郊外。泣拜之。眾憚而散。過數月。分銀諸人內。一人忽發狂。自來周門跪拜曰。我只分得銀三兩。但願你明中去。暗中來。云云。每日拜三次。數日而死。又一人繼之。拜祝一如前樣。連死七人。餘九人懼。願退還原銀。求周姓代爲懺悔。周不允。十六人盡死。鄉人無不驚恐。

公門東報錄

續錄

三

天人相感。報應分明。而世人猶是將信將疑。朦朧過去。不肯著力爲善。著力去惡者。其病根大約有五種。一種是資質懦鈍。識見庸愚。將要爲善。畏首畏尾。將要改惡。欲捨不捨。退縮不前。終成棄物。當思爲聖爲賢。只是一念頂天立地。只此一身。但計善惡。不計禱福。則豎起脊梁。病根頓去。一種是今日不爲。等待來日。此事不爲。等待他事。當面看見。轉背便忘。當恩光陰。有幾人命無常。一生懵懂。萬事

蹉跎。豈不可歎。則如坐針氈。病根頓去。一種是未

做善事。先是誇張。既做善事。要人稱讚。只逐虛名。

毫無實意。當思積善之心。陰功最大。良賈若虛。盛

德若愚。市恩邀譽。識者見鄙。則死心塌地。病根頓

去。一種是偶濟一人。便求福報。偶救一物。便求善

應。舉念貪懷。遇事冀倖。當思善積於已。福降於天。

每以無心。方稱陰隲。有爲而爲。俱屬次等。則妄念

消除。病根頓去。一種是有感而興。有阻便廢。有時

而爲。無端便輒。心謀不定。善行不堅。當思德以累

公門果報錄

續錄

書

公門果報錄

附錄

蓋

積功以崇隆。一念奮發。一念棄委。終身何補。畢世
無成。則立著腳根。病根頓去。然此五種病根。只念
爲善降祥。爲惡降殃。八字。則心志自定。氣力自倍。
一切沈疴。霍然而去。

附佐治果報法戒錄

熊公勉齋曰。職業清貴。無如幕賓。名不列仕版。而與
游者。公卿大夫。身不膺民社。而所司者。兵刑錢穀。
其尊貴如是。責任又如是。使心術不正。行事苟且。
則上誤朝廷。中負東家。下累萬民。所繫豈淺鮮哉。
總錄善惡果報二十則。於左。

明夏雲蒸入山東濟甯刺史幕。刺史年五十無子。蒸
五十餘僅一子。有血疾。每與刺史歎曰。我父子相
依爲命。而子血疾。壽必不永。刺史曰。我尙無子。目

公門果報錄

附錄

下妾有孕。醫曰。右手脈大。仍是女胎。柰何。未幾地
方旱荒。蒸勸刺史設法補救。焦心勞思。凡一切事
關賑濟。次第舉行。陋弊悉除。饑民俱沾實惠。救活
無算。越三月。刺史妾雙生二子。喜謂蒸曰。我明是
救荒報應。世言官與幕功過平分。先生報在何處。
蒸曰。吾子血證。久不犯。豈不是報。刺史曰。此猶未
顯。買一婢送之甫一年。亦雙生二子。
徐太史立齋。己亥狀元。健庵庚戌榜眼。彥和癸丑探
花。同胞三及第。從古未有也。人稱世德之報。其五

世祖某公爲廩山嚴文靖公記室時三吳大水公

具疏草請賑濟文靖猶豫欲筮之公屬卜者第曰

吉力請於朝全活數百萬人

無錫孫中丞永清平叔宮保之父也爲諸生時入廣

東布政使胡文伯幕中值土司爭廢羹相訐告驗

之皆明時印璽總督將擬以私造符信比叛逆律

當斬株連尤眾公先具私稿袖以見胡曰土酋意

在承襲無他志豈宜妄從叛逆坐之胡曰是督撫

意且限迫安能倉卒易稿公乃出所具示之胡讀

竟大喜陳於督撫從之得活者二百餘人及公巡

撫廣西時安南諸大酋莫黎鄭阮各姓相吞噬久

矣先是黎氏殘莫氏而據其國其臣鄭檢尋篡之

阮惠復誅鄭並逐黎氏乾隆閒黎維祚叩關求內

附時福文襄總督兩廣將議討公密陳曰黎阮相

吞噬外夷之常聞安南深懼天威可以勸而服也

文襄然之未幾阮果悔罪自陳乞效職貢公以舉

人中書出掌封圻常以未登甲科爲憾今平叔宮

保由詞林登制府受美謚宮保之子又由進士出

身則公之貽穀也大矣

錢塘包榮順治辛卯中式撤閣日主事見其年踰四十長不滿三尺宛然稚子謂人曰其貌不揚何修

至此知者曰此天報之也大軍破紹興時或誣紳

衿三十餘家叛逆密揭貝勒貝勒封寄撫軍張存

仁揭偶墮地榮爲記室拾而火之張問榮榮曰火

之矣張大驚榮請自解貝勒請死自作解文言童

子包榮不識字誤焚文書請治罪貝勒見其短小

以爲孩也竟釋之三十餘家得以不冤其中式陰

公門果報錄附錄

德所致也

范標浙人老於幕識卓而性執凡事據理行每賓主

意見不合輒辭去年六旬幕遊陝西清澗縣有富

宦打死佃戶宦賂清澗令八百金標二百鴻令和

息完事標諫曰死者之冤不伸問不過心令意不

決標大聲曰我主賓受千金饒其罪恐閻王不愛

于金饒我賓主罪也令悚然曰我心亦打不過去

卻其金問宦抵償標一日辭幕歸夢神語曰汝壽

止六十有五因卻金伸冤增一紀後果七十七無

疾卒

武林劉某博學通曉吏事。其友官於閩。聘劉爲幕賓。時有富室因姦致死一良婦。密將五百金囑劉曰。果爲未滅。當更有酬。劉卻之曰。明有王法。幽有鬼神。乃欲以此脫罪乎。亟白其友。諭罪如律。劉在幕七年。虛公參酌。無一苟且。情弊。友敬信之。其後家漸豐。子孫科甲蟬聯。至今稱盛。

姚升階。山陰人。幕遊十餘年。無刻不以息事爲念。偶

罪一人。行坐飲食。爲之不快。眞仁人也。子壩。乾隆

公門果報錄

附錄

癸

公門果報錄

附錄

癸

壬申舉人肅州州同。告養歸。時先生恭膺封典。與德配白首相莊。安養二十餘年。見長孫斌遊庠。年八十餘無疾卒。

王某。旴江人也。爲幕於長沙郡。郡多溺女宰牛惡習。王力勸禁止之一夕。夢神示以聯曰。功及人畜。福

報子孫後果如此言。

蕭山韓其相少工刀筆。久困場屋。且無子。絕意進取矣。雍正癸卯。在公安縣幕。忽夢神人語曰。汝因筆掌多盡。削祿嗣。今治獄仁恕。儻汝科名及子。其速

胡某。歙人。康熙間爲秀水縣刑名。盛夏獨處樓中。一日薄暮。僕從聞樓頭慘號聲。急梯而上。見胡赤身仰臥。自刃其腹。剖肌膚如刻畫。血被體。問之。曰。向客湖南某縣。有婦與人私。夫被殺。婦首於官。吾恐

歸。未以爲信。次夜復夢。時已七月初旬。以試期不及對。神曰。吾能送爾。韓起急理歸裝。江行風利。八月初二日竟抵杭州。以遺才入闈中式。次年果舉一子。

蘇州陸某。少時隨師學刑名。見房科衙署字紙。拋散甚多。捐資辦字箋數十。復於署內立字爐。時時焚化灰。送入江。後入閩。夢神告曰。汝有心惜字。准予科名榜發果中。以上法錄

公門果報錄

附錄

癸

橫。與詢最厚。每事與謀。詢明知其非。不敢忤。歎美而已。開於盛暑中。杖吏及囚槲者四十餘人。二人已死。詢猶盛稱其快。後詢夢金紫者譴之。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應與同罪。數日二人先後皆以惡疾暴死。

主人懼失察處分作訪拏詳報擬婦凌遲頃見金甲神率婦來刃吾腹。他不知也號呼越夕而死。吳興某以善治錢穀有聲爲官事某公所慢會故人子官浙中大僚某訐其侵盜陰事竟成大獄獄甫定某忽自齧其舌潰爛而死。

孫景溪言作令吳橋時所聘刑名友葉某者才士也。一夕方飲酒忽撲地氣幾絕。歷二時而甦。次日齋沐閉戶書黃紙疏赴城隍廟拜燬。回署後無恙。越六日又撲如前。請遷外寓。詢其故曰八年前吾館

山東館陶有士人告惡少調其妻當核稿時欲專懲惡少不必提婦對質。友謝某謂此婦當有姿色。盍寓目焉。吾以法合到官遂喚之已而婦投繯死。惡少亦坐法死。今惡少控於冥府。謂婦不死則渠無死法。而婦之死實由內幕之傳喚館陶城隍廟數日無恙。頃又奉提謂婦被調之後夫已告官。原無意於死及官傳質審始忿激捐生而傳質之意。

公門果報錄

附錄

罕

公門果報錄

附錄

罕

在窺其色。非理其冤念雖起於謝某。筆實主於葉某。謝已攝至葉不容寬。吾必不免矣。遂移鞫於外。越夕死。

蘇州某書記遊幕湖北稍有蓄資歸里改業賈。遷嘉慶十八年夏將之京師暮抵山東境下車忽撲夜半方甦急迴車至揚州一佛寺剃髮爲僧。信至家予來省視涕泣挽歸。某泣曰勿多事若還俗無死所矣。因言是日道中見二皂衣在車前俄頃即被攝去至一處堂上有巍坐者見某到拍案怒曰汝

在某縣敢妄殺人耶。辯無之擲狀下則向所書某縣擒獲教匪審明解營正法稟也。某曰此誠某書但係刑名所譏當時亦疑其冤始未肯書。後因東家逼迫發怒謂卽有罪過余當之且爾不書終有人書也。乃爲之書堂上顧左右拏某某來旋見猝二黑影至案前類濃烟籠罩者鬼卒持扇烟約略露面目則邑令與刑名友也。堂上呵問之聲呦呦然承伏如我所對。仍令猝之去復顧左右曰渠雖非起意但明知數十生靈無辜就戮。戀館徇情不

以去就爭之亦難恕。宜何罪？左右曰：「秋間付山東司可也。」遂叱之出。正驚惶間，見故友某因述前事求拯救。某曰：「大難惟速南返。投空門託身，或可免耳。吾今安敢歸耶？」卒死於僧。

嘉慶初，川陝楚三省教匪滋事，牧令多有以擒賊得功者。某縣令日冀升官，苦無機會。一日有報，難民數十至城外者，令以爲奇貨，刑名贊成之。某強爲辯，令遷官後與刑名相繼暴亡。

乾隆末，閩省虧空之案發於福州，將軍魁倫、蓋鎮閩

公門果報錄

附錄

墨

日久，盡知其詳。而司章奏者爲福州林某。文筆頗

雄，敷陳詳盡，奏入立授魁爲閩浙督使窮治其事，成大獄。踰年，林赴部謁選，見太傅朱文正公。林本門下士，於其來，厲色待之。曰：「魁某興大獄，聞皆汝黨，憑之信乎？」林力辯其無且謂虧空於理應辨，不料清查之決裂至此。耳。公曰：「汝代人捉刀，固應未減若魁某之奸殺，斷無好結局也。」無何，魁授四川總督，以敎匪偷渡嘉陵江，失機伏法。林選四川彭縣旋因事卒於邊外。

長沙吳志南，博古能文，尤工筆。刀家貧，屢困場屋，遂就幕人爭延之家漸裕。雍正壬子閏中，文頗得意，將出號門，忽作失驚狀，取磁碗，擲破持犀利者，刺喉，鮮血淋漓，撲地而死。人皆謂刀筆害人之報。

貴州某孝廉，爲學幕，暗通關節，得多金，赴都入關，夢神責曰：「爾司文受賂，死期將至。猶望名耶？」踉蹌歸客，死於路。其資盡爲僕有。

朱酉生孝廉，綏在梁芷林中丞幕中。嘗言其友葉某，在某學使署閱卷，有一卷甚佳，葉失手，污墨幾半。

公門果報錄

附錄

墨

學使見之，不知爲葉所污也，竟置四等。葉恐學使怒其粗率，亦不爲剖辯。後傳聞考四等者自縊死。密訪之，則其家甚貧，授徒糊口。自考四等，其徒盡散，不能自存，乃怨憤而成短計也。葉自是甚咎悔。後凡鄉試兩次，皆有所見，以汚卷黜，遂不敢復應舉。每語人曰：「此余無心結冤，而銜恨尙如此。當日何難一言自認，爲此生解免哉。」以上戒錄

杖瘡方

麝香 冰片 乳香 沒藥 大黃

錢各五
血竭

樟腦 共爲末聽用

治杖傷 血竭一錢
丹輕二錢
白占三錢
共爲末繆上一

日夜其肉四圍生起兩日卽平

刑曹案牘多被毆後以傷風死者在保辜限內於律

不能不擬抵呂太常含暉常刊一祕方 荊芥

黃蠟 魚鱠魚鱠炒黃
色各五錢 艾葉三片無灰酒一碗重湯

煮一炷香熱飲之汗出立愈惟百日內不得食雞

公門果報錄

杖瘡方

醫

內後生子慕堂登進士人以爲刊方之報云

成化甲子歲堂祭饌士人之歌

成門

大樂

四

嘉一玉香殊妙文

出立金華白日

會

黃鸝

魚鱗

五

不韻不鏘其音大清含韻常

一

六

柳葉深秋如火照天衣香

七

日交其時四圍半曉兩日增平

詩妹

柳風

八

白占

共

九

林淵

其

十

纏香

水草

十一

林森

其

十二